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分配

[美] 约翰·贝茨·克拉克◎著

王翼龙◎译



史上最受欢迎的经济学经典

★★★★
超值
白金版

“以现代方式出现的第一部主要的美国著作”

奠定了美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开创了“美国学派”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013065491

F091.34
04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分配

[美] 约翰·贝茨·克拉克◎著
王翼龙◎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F091.34
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富的分配/(英)克拉克著;王翼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73-7

I. ①财… II. ①克… ②王… III. ①边际效用学派—研究
IV. ①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608号

财富的分配

作 者 [英]约翰·贝茨·克拉克

译 者 王翼龙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323千字

定 价 29.8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

2 财富的分配

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前 言

本书旨在说明社会收入分配是受某种自然规律控制的，以及如果这一规律在无阻力情况下起作用的话，则各生产要素就均能得到各自所创造的财富。尽管工资由于人们自由达成的协议而可能有所调节，但本书要人们注意的是，这种交易所达成的工资率，往往还会等于人们所在行业可归因于劳动自身的那一部分产品；尽管利息或许受类似自由达成的协议调节，但它还会自然地趋向于与可单独归因于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相等。在经济体系内财产所有权就要发生——劳动和资本得到国家随后视之为归其所有的那个数额——的这个时刻，社会惯例与财产权据以产生的这一原则是相一致的。只要这一原则不受干扰，那么人人生产多少也就都能得到多少了。

在 1881 年以来相继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我尝试着就该理论的各组成部分作了系统阐述，该理论是分别涉及价值、资本、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这些论文分别刊行和发表于《新英格兰人》(*the New Englander*)、《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耶鲁评论》(*the Yale Review*)、《政治学季刊》(*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会年报》(*the 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Revue d' Economie Politique*)、《政治经济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出版的专题著作和专题研究丛书。现在，在对这些尚不属完全的叙述作出有条理的安排外，我还要作大量的补遗。

自然的这一用语被古典经济学家当作静态的一词的同义词，与

2 财富的分配

价值、工资和利息等等的标准一起不经意地使用了；本书要提出的正是诸如此类自然的或静态的标准。本书旨在说明，假如工业领域的种类及其活动的特征方面发生着的变化停止在即的话，则货物的市场价格、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息会与何种费率相一致。本书的行文力图把在分配领域内起作用的静态因素与动态因素彻底分开。现实社会从来都是动态的，而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那个部分则尤其如此。变化和进步到处显而易见，工业社会在不断呈现新的形式以及推出新的功能。由于有了这一持续演变，当今的工资标准和利息标准，再过十年就不会照用了。然而，今天还是有正常标准的。在所有变化中，还是有在发挥作用的因素的，它把费率确定在这样一种水平，以至于无论何时工资和利息都会趋向于一致。不论海洋怎样地风高浪急，总会有某种理想的平展展的水面任凭波澜起伏而呈现出自己来，乃至汹涌的实际水面都因它而仅限于起伏而已。同样也有静态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就是动荡不止的市场、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也往往会趋于一致。

假如劳动和资本都是供给量固定不变的，假如生产方式的优化止步不前了，假如资本不复加强控制了，假如消费者的欲望永不改变了，那么工资率会怎样呢？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假设工业还要继续发展，而且尽管导致进步的因素陷于瘫痪了，但是社会财富还是会在完全非正统竞争的影响下继续得以创造出来的。当然，这种条件下继续保持的工资额和利息额以及工资率和利率，指的是在进步力量导致的一切失调的情况下存在的现象，而实际市场的行情是无论何时都会趋向于那些工资额和利息额以及工资率和利率的。它们是科学一直在探索的，从理论上说，是“自然的”工资率和利率。

在介绍这种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率所以是固定的这些规律时，本书试图完成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是建设性的，它是不会引起争议的。本书由于注意对比研究某几种理论，因而某几个观点就明白清楚而言会有所提高，但对这些理论的系统批评就差强人意了。如果各种分配理论都要加以详述的话，那就得写出篇幅不小于本书且还得是专论争议的这样一部书。原计划决定相对较少地提及其他著作，

但这样一来，或许就让读者无从肯定本书的某个部分是否就是借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了，因此，这里似是很有必要申明，本书没有一个部分是如此有意识地照搬的。一开始发表上述一系列论文中的几种时，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重要论点是如此得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或许就取自早期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nen）的著作；而且，要是我在发表某几篇含有某种类似说法的文章前就读过该著作中表述该论点的这一节的话，那么，那些文章也就不至于不提及这位经济学理论领域内的光辉先驱的这一著作的了。这一忽略现已给予弥补了。在一个冗长的注释中，我指出了冯·杜能的工资和利息的最终生产率理论与我自己的理论的异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理论可用同样的术语加以阐述；不过，实际上这两者的差别又是带有根本性的。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先生提出的工资是由一个人通过耕种不付租金的土地所能创造的那种产品而决定的这一见解，是最早令我探索的一种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即可使各地劳动的产品与共同起作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品脱钩，而且可以分别予以决定；导致获得要在这里加以描述的这一规律的正是这一探求，而探求所得的结果则表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根据这一规律，各种劳动的工资都趋向于与各自都可归因于这种劳动的产量。“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与单独考虑起来的每一个单位的产量是相同的；而且，假如正常趋势是恰到好处地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一说法不只是对每一个单位是适用的，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力来说也都是适用的，也即其产品及其工资都是相同的。

这里所述的理论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别；区别这里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其他理论体系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承认永久资本也即生产资料的一种永久基金，与具体的资本货物也即使用过程中易损毁的生产工具之间的那种差别。该理论与前部长冯·庞巴维克（Von Bohm - Bawerk）新近发表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待论述分配的动态之后，再有一书问世即可说清楚。要是目前这个计划就接受了它的话，则

4 财富的分配

我自当乐于引用和讨论对分配理论文献作出的很多具体贡献，例如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教授、弗朗西斯·A. 沃克（Francis A. Walker）校长、阿瑟·T. 哈德利（Arthur T. Hadley）校长、弗兰克·W. 陶西格（Frank W. Taussig）教授、威廉·斯马特（William Smart）教授、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先生、查尔斯·W. 麦克法兰（Charles W. Mac - Farlane）博士、斯图尔特·伍德（Stuart Wood）博士以及赫伯特·M. 汤普森（Herbert M. Thompson）先生等等的鸿篇巨制。对以下三位，我要感谢他们的概括性的激励和建议，这种激励和建议影响所及，在我所作的任何理论研究中，莫不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是我的老师，海德堡大学已故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教授，我早期经济学研究的同事，也即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兰克林·H. 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教授，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西蒙·N. 帕滕（Simon N. Patten）教授。

要了解成为本书编排依据的方案，这里有必要指出，最终生产率原理——正如本书所言，该原理是处于工资和利息规律的根基的地位的——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然而，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所用的术语的重要性就得作出大为扩展的释义了。例如，利息就得说是取决于最终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了。不过，这样一个最终单位究竟何所指以及又在何种意义上堪称是社会的呢？它高度综合，在采取某种细微调整后可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分配吗？它存在于到处可予以区别清楚的具体事物中吗？按照这个理论，据认为生产资料的这一增量，是由一定量的“永久资本”构成的，而其效率则取决于利率。但具体的工具则不是永存的，它们易损坏，因而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必须知道这些在如此易损的工具与持久不变的财富的基金之间的那种真实关系。在不同行业间分配这一基金时，各种产品的市场价值都有其影响。因此，必须弄清价值规律与分配规律之间的关系。此外，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收入，也可以转化成可据以把租金原理应用于收入的一种模式了。租金的性质及其与工资和利息的关系需予以弄清。要使工资和利息的那个显然简单的最终生产率公式具有意义上的明确性和现实性，从而使这个公式能够解释无可争辩

的事实，那就必须有涉及其他很多核心观点的引申性说法才行。

现在，先就这些解释性的内容作一陈述已经可以做到，至于最终生产率规律怎么加以描述，那就留待陈述该规律时，当用的每一个术语的含义都已充分阐明以及用于表述实际商务的概念都非常清晰时再说。先讨论资本的性质以及资本货物、价值、小组关系、租金等等的性质，再谈涉及工资和利息的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主要论点，这谅必是可行的。采取这样一种安排，按逻辑有正当理由。因为这种解释性说明会为提出某种简明扼要的结论性论点作好铺垫，该结论性论点会是包含这一理论的实质在内的。然后，此项研究就可以因提出一种总括性的说明而告以完成。但本书如此大篇幅专用于基本定义和讨论，这会对读者的耐心提出很高要求，而且还会在解释性问题与主题相衔接上增加困难。因此，我这里就先谈主题，后谈解释性的东西。后一部分所谈的内容除主题即最终生产率规律需要一开始就记住外，把各种说法融为一体并不容易。为使逻辑联系明显一些，我赋予了目录集各章要点之纲要的作用。不过，我并没有要让目录成为各章的摘要的意图。有很多段落并没有在目录中提到，但我希望本书的总的内容由于这些省略因而变得少而精了。

书中很多章节采用的数学表达方式是有意识完全简化、非技术化的结果，就连数学中正流行的记号也没有用上。

本书最后准备阶段，我的同事 E. R. A. 塞利格曼 (E. R. A. Seligman) 教授、史密斯学院的 H. L. 莫尔 (H. L. Moore) 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 A. S. 约翰逊 (A. S. Johnson) 先生，以及同校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讲师 A. M. 戴 (A. M. Day) 先生等都曾给予帮助。尤其是戴先生不仅曾经反复读过我的书稿，而且还提出多项有用的建议，在修改数学证法上，更是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在这里，谨一并对他们深表谢意。

约翰·贝茨·克拉克

目 录

(内含各章要旨概论, 未对整个内容全面分析。)

第1章 依靠分配解决的问题 1

人的福利取决于收入, 收入则通过合同确定, 但实际上是受自然规律控制的。工资、利息和利润是三项各不相同的功能的产物, 分配理论是追溯这些收入的来源的。生产者是否获得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份额是一个问题, 而他所创造的那个数额是大是小却是另一个问题。伦理问题是与各种不同的人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 但要靠通过研究与各种不同的功能相联系的收入予以解决; 要是每一种功能都能按其产品获得报酬的话, 那么, 每一个人也就都能按照其所创造的产品获得报酬了。劳动是否获得其产品是一个事实问题, 但如果劳动的结果却是得不到产品, 那劳动者就是受到劫掠了。

第2章 分配在传统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9

既然经济学各传统分支学科并非真的就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 经济学理论就得重新予以分类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生产, 其中就包括交换与分配。按传统置于交换之下的市场价值的确定, 就决定于生产小组之间、小组之间以及最后还有小组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收入的分配。不过, 市场价值是趋向于正常标准的。这些

2 财富的分配

标准是分配的某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这种因素使各小组内的工资和利息均等化了。有鉴于此,有关价值的研究也就属于分配科学之范畴之内了。交换是社会组织的理论,就因为如此,它就隶属于生产研究的范畴之内。

既然通常的工资和利息都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决定的,那么,分配研究也就是有关具体生产的研究了。由此可见,社会生产理论是一门总括的科学,它包含消费以外的整个经济学领域。

第3章 分配在经济学各自然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21

在社会经济中共同起作用的有三种因素,对这三种因素的研究,把经济学分成了三个自然分支学科。有一组性质各异,不是取决于组织,而是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均起作用的规律。这组规律是经济学第一个自然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二组规律取决于交换和各行各业的组织,它们是经济学第二个自然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广义说来,经济学的社会法则是分配科学无所不包的,因为各小组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小组内各阶层的相互关系,都在分配科学论述之列。社会生产可以看作是静态的。只有在某种静态社会,价值、工资和利息才可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的”。只有静态规律才属于第二个分支学科。不过,在现实社会,是既有静态因素也有动态因素在起作用的。这几种因素及其影响是经济学第三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

这些分支学科,尽管相互依存,但又各有区别。某种动态社会经济学理论,预先假定某种静态社会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进而又预先假定一般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消费作为这三个分支学科中的第一个予以研究,静态分配理论则为第二个分支学科的组成部分,动态分配理论则是第三个分支学科的组成部分。

第4章 一般经济规律中分配的基础 29

该著作主要论述属于经济学第二个分支学科的问题，但是所用的假设，则是源自第一个分支学科的，而且只是为了证实对于动态社会来说静态因素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进而才进入第三个分支学科领域。孤身独处者的生活，揭示了财富以及财富接续几个增量的效用递减规律的基本属性，尽管此原理在调节市场价值中的作用仅限于社会生活。在各种行业中分配劳动，这只有在原始生活中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依靠小组进行的这种分配，再加源自此类组织的价格现象，因而也就与某种社会生活方式直接有关了。所以，劳动和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原理固然在孤身独处的生活中是起作用的，但只是在社会生活中才引起工资和利息现象。因此，静态分配理论是从一般经济的事实和规律中吸取前提的。

第5章 实际分配——社会组织的结果 41

尽管原始经济生活的法则到处都起作用，然而，社会组织还是给原始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给这些活力作出了解释的是交易经济学。交易经济学论述交换的动机，而交换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社会形成了小组和小小组。交易经济学证实各小组、各小小组和各小组内的生产要素的收入，都是这些要素自己的事实上的产品。交易经济学分成两个分支，即静态交易经济学和动态交易经济学。动态研究解释社会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是构成进步的五种一般变化；静态研究则解释产业寿命的规律，但不包括产业增长规律。一切社会都是动态的社会；然而，静态规律还是到处起作用的。而且，要弄懂动态规律，还得非先解释清楚静态规律不可。

第6章 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 49

劳动的小组间流动说明,社会是动态的社会,但这种流动本身又是旨在为呈现静态规律所要求的那种状态而作出的努力的结果。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往往都会使这两个要素在一个小组与另一个小组都同样富有经济效益。如果动态影响果真消失的话,那是因为存在竞争,这样,劳动和资本的产量就会相等,而我们也就会处于某种静态状况了,因而也就具有流动性,不过,倒未见真的流动起来。若是动态影响呈周期性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静态状况。要是就让那些变化的因素持续发挥作用,那我们就会有某种不断改变的社会与之相符的标准状态。这就是现行的社会状况。静态科学必须设法弄清楚社会任何时候都呈现的那种自然状况,而动态科学则必须对变化和进步加以解释。李嘉图经济学完成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不完全的静态研究。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要是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只是局部的,并继之以一项单独的有关动态因素的研究的话,那他们就会使他们的科学具有务实性了。动态因素不能视为扰乱性因素,它们与自然界是一致的;能就动态因素作出解释的科学,也就能阐明进步这种现象的意义。这种现象是历史经济学所记录和计量的。动态科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它分析定性变化;历史经济学则是对变化的一种定量研究。

第7章 静态社会状态下的工资——独特的劳动产品 61

竞争是使价格成为“自然的”的一种因素。要是把导致增长的那种因素给排除了,或是把阻止劳动和资本完全流动的那种摩擦给消除了,那么价格就会与自然标准相一致。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永久的静态标准会逐渐达到;就后一情况而言,价格会与变化不止的那种标准完全一致。在动态社会中,有一种有别于静态标准的正常差异,与此

相似，工资也有在任何一既定时刻都趋向于与之相符的理论标准。这种标准就是具体劳动生产率。现代工业有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劳动的产品是可望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品的。免租利用的土地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部分。用以开垦荒地的劳动的可行的报酬，遂成为工资标准的计量尺度，而且有助于确定这个标准，尽管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免租利用的工具，构成该领域的另一部分。另外还要大的一个部分，由肥田沃地和工具的免租金利用构成。不过，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多少的领域，工资是在这里最终才得以调节的。在这个领域，一个单位的劳动所得的，其余所有单位都必须得到。

第8章 劳动的具体产品可怎样加以区别 75

边际工人即使受雇于人，为雇主工作，也能生产有别于其他收入的某种产品。所有生产工具的使用范围都有宽和窄之分；无论在其中哪一种范围内使用，劳动的产品都是劳动的自然工资。这两种范围构成了一个无差别地带，因为雇主没有正向诱因导致他给这片田地招新工人，或者是解雇现有工人。该地带的劳动产品可以计量，计量结果表明哪些产品是全部劳动的有效产品，那么这些产品自然就是劳动的工资标准。该无差别地带各组的产品均趋向于相等。当竞争致使工人工资高达雇主无利润可图的水平时，该整个社会无差别地带的劳动产品就会等于劳动工资。不过，该地带唯边际就业领域的一部分而已。假定资本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改变形态，那么既定社会资本即可提供工人弹性无限的就业机会。确定最终工资标准的是该领域的劳动生产率。

第9章 资本与资本货物的比较 91

要确立真正的工资标准，就得区分资本与资本货物。资本是永久性的，资本货物则易受损。资本具有流动性，

资本货物则没有这种属性。资本是体现于具体货物的财富基金中的。经济学绝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因为要注意的问题，对其中之一来说是正确的，而对另外一个来说却是不正确的。资本货物的收益是租金，资本的产品则是利息。利息总额等于租金总额。说到底，租金是受利息规律支配的。生产的周期与资本货物有关，而与资本无关。节制仅限于形成真实资本；节制与无穷系列资本货物的维修没有关联；而且，静态状况下也不存在节制。资本是迟早会使劳动及其成果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货物则似是以生产周期使之分开的。不过，这种周期并不需要有任何节制之举，而周期的长度也不见得就影响利率。

第10章 资本和资本货物的种类 109

固定的和流动的这两个术语，是用来描述某种永久资本而不是资本货物的基金的组成部分的，因为资本货物没有流动性。此类货物中的机械物体，不是生息的就是无息的，因为它们不是给予效用就是接受效用。固定资本属于生息资本货物永久基金的组成部分，流动资本则属于无息资本货物。鉴于偶然发生的损耗，固定资本改变其外形，而流动资本则有目的地改变其形式，以期完成生产的事项。“劳动者的食粮”不是一种资本。由于生产呈周期性，消费又具连续性而且需予以确保，因此，食粮就应该是能储存的。资本与劳动在连续生产中的关系不包含这种储存。

第11章 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取决于社会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关系 121

就像资本是一种永久的基金那样，社会劳动也是一种永久要素，两者都通过从一组具体的形式向另一组具体的形式不断转换得以存在。所有动态流动都强使劳动和资本改变其具体形式，而促成这种具体形式的改变的则是劳动

和资本的相对数量的变化。工资和利息，由这些永久生产要素的最终生产率予以决定。当劳动逐个单位地投入一定面积的田地时，其最终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就计量每一个单位的劳动的实际产量，因为这些单位的劳动是可交换的。假如这片田地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一最终产量即每一个单位的劳动的工资，均趋向于达成一定的标准。在经济学领域，每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的工资，往往等于最终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的产量。

第12章 工资和利息的调节者——最终生产率 133

为例示最终劳动生产率的法则，我们逐个单位地增加劳动力，而资本总额则保持不变。这些单位的劳动是复合型的，各行各业的劳动都给予了体现。在只有一个单位的资本的情况下，资本会取高代价的形式；待到增加第二个单位的资本时，资本的形式就趋于简单了。因有第二个单位的资本，总产量提高了，而这个增幅仅归因于劳动而已。如果逐个单位地增加并供应下去，直至社会的所有劳动都给予充分利用，则归因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增产部分，就是该单位劳动的事实上的产量。既然按照经济学的意义来说，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最后一个单位，那么，这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也就是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而且也就是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工资趋于达成的标准。把这个假想过程颠倒一下，其结果便揭示了利息规律。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产量，也就是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的实际上产量，这个产量决定利息标准。在现实社会，就增长趋势来说，资本的增长比劳动的增长要更快，因此，我们看到资本呈现的形式是代价越来越高，而其所得在其成本当中所占的份额则是递减了。

第13章 按地租公式计量的劳动和资本的产量 145

地租通常是当作一种独特的收入的。然而，讨论工资